

闻韶风

4

搁浅(外两首)

◎魏发家

轮椅搁浅在蓝色河湾
它没有语言
只好用目光与走廊交流
那些流动的身影是绿色的
心情于是平静

走廊也很平静
它从不知道无影灯下的故事
轮椅也不知道
它只是送来希望
再把希望或者失望接走

我以为

山,隐身于翠色连绵
宛如狐仙曼妙身姿的香气
我以为低眉顺眼的狐仙一定在示意
山风躲一边去
她知道先生要来了

先生的眼神像柳絮一样清激
那蘸满五十年风雨的笔尖落纸
便是千里雨粟
万户鬼诗

六月之末

大巴车趴在午后
两只触角牵拉着
眼睛怕热
影子怕融化成了雪糕

柏油路也是满头的蒸汽
都争着往车后躲
天上那黑油咣咣一鞭鞭子打下来
车就有了脾气
甩一把头上的汗水
还是一动不动

作者单位:区税务局

诗两首

◎杜善岭

家乡的西瓜

家乡的西瓜
大如冬瓜
沉甸的
把乡村集市压弯。

家乡的西瓜
小如橄榄
轻轻的
乡村集市寻不见。

家乡的西瓜
品优甘甜
很贵的
都市超市卖得欢。

比翼双飞奔乾坤

李兵书法远名扬
做事低调不声张
为官清廉人称颂
谦虚态度人人敬

结发夫妻名芬芳
珠联璧合成一双
早年曾是女主播
知性女性女楷模

相濡以沫六十年
不忘初心来相伴
书法艺术造诣深
比翼双飞奔乾坤

注:李兵,本名李增武,原济阳区人大副主任退休干部;芳芬,本名朱惠,济阳区组织部退休干部。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局退休干部

我的童年记忆

◎李三军

远房表亲挺亲

平舅是姨姥爷的儿子,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长得白净方脸,浓眉大眼,能写会算,负责他们村面条厂销售,就是推着车子在周围村庄换面条,大概五六天来我们村一次,我最喜欢平舅来我们村的。他一到就会拿几把面条给我,嘱咐我午饭等他过来一起吃,然后他就去围着大街小巷吆喝,因为村庄大,所以他每次来生意都不错。

有个太阳很毒的夏天,快散工的时候,平舅推着车子回来了,赶上村西头有人生小孩,邻居们都要送米(给产妇送点养月子的营养品,我们那里统称为送米),面条很快都换没了,吃过午饭他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平舅洗脸的功夫,大姐将盛好面条的盆子端到矮桌上,我忙着摆放碗筷和凳子,这时父亲到家了,还带来一位光膀大汉,只穿一条过膝的短裤,原本白色变成了泥巴色。父亲一边在院子里盛满满一盆水,帮助那大汉洗脸洗脖子还有那蓬乱的胡子和头发,一边招呼大姐做几个菜。

“这是贵客?”我有点懵,平舅常来,就像自家人,不是年节时候各家很少有需要炒菜的客人。大姐不敢多问,变戏法似的,切了一盘咸鸭蛋,凉拌个黄瓜,炒个花生米,又凑了一个腊肉炒咸菜丝,真佩服大姐,家里养个馋猫,还能做出这么多好吃的!我家大门洞挺宽敞,后面有影壁墙,过堂风是天然空调,风大了就关一下门,每到夏天那个长长的矮饭桌就经常放在这里,但这次我只能和姐姐在堂屋吃饭了。看着窝头,想着面条,心有不甘,我悄悄借着墙角偷看。父亲端进去一壶酒,三个酒盅分别满上,光膀大汉没动酒盅,似乎只对面条感兴趣,父亲问他话,他简单回答,只是面无表情,将饭盆拖到自己旁边,只管不停地吃面,父亲和平舅边吃边聊。盆里面条捞不到了,父亲将自己碗里倒给他,大汉来者不拒,很快扫光,又端起盆来,将汤舀净,用手擦擦肚皮上的面汤,招呼不打,起身就往门外走,迈步同时还毫无保留地放了一串屁呢!我乐着跑回堂屋,向姐姐报告那人的“屁”事!

平舅到堂屋喊我去替他吃面,顺便从我们桌上抓了两个黑窝头,我马上跟他来到矮桌旁,这时父亲从外面送客回来,平舅急切询问那位不速之客的来历,父亲坐下讲述。

光膀大汉姓杨,我该叫他杨叔,十几里外瓦屋头村杨四的孙子,杨四是我爷爷的亲舅舅,杨叔就是父亲的远房表弟了。因为宅基地和村里闹矛盾,据说受到村干部的欺负,性情

大变,又加上翻盖老屋的时候,用铁锨截断一条粗蛇,人便有些疯癫,多方医治无效,对别人也无妨碍,时间久了,家人便由他到处游逛。父亲下工路上遇到他,带他回家吃饭。

提起杨四,当地人无人不知,山东梆子《杨四困城》的主人公杨秀章,生于1847年,为人正直、侠肝义胆。1890年商河大地主田玉成勾结官吏,借办修河工程,迫令百姓出钱出粮,侵占自肥,由于偷工减料,次年汛期河道仍然决口,广大群众义愤填膺,杨四应众所推,率民众数千人,各持武器和农具,将商河县城包围,田玉成和知县慑于声威,清账退款,摆席赔礼。此事被编为戏曲广泛传唱。1898年,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杨四组织民众三百多人,习拳练舞,护庄防盗,互助生产,多次打退土匪骚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亲送多位后人及弟子参加八路军。他家虽不富裕,但对困难者,不论亲疏都是慷慨相助。晚年时,身心健康,九旬后,仍能步行赶集,1945年去世,终年98岁。

年底大哥回家

大哥长我十七岁,他十九岁那年订好日子要娶媳妇的,不料母亲突然病逝,家里塌了一半,女方退礼毁婚,为了寻个出头之日,父亲拜托干爸将他带去长白山做了林场工人,这些是大姐告诉我的,我只知道大哥在东北挣钱,经常三十五十寄钱回来,让村里人很是羡慕。大哥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赶上了六零年

的自然灾害,同学们饿得两眼发花,走路要扶着墙根,一不小心栽倒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个同学放学了,还趴在桌上没动,老师过去一看,早就没了呼吸,家长来了费好大劲才背回家去,不是他太重了,实在是家长同样腹中空空乏力,整个过程没有围观和争吵,在饥饿已经威胁到生存的时候,好奇和解释都显得多余,多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都是一种巨大体能的浪费。不久,老师也饿跑了,教室被大水泡倒了。直到一九六三年往后,村里才逐渐没有人再被饿死,此时大哥已经成为家里不可缺少劳动力了。后来每当吃饭见我面对又黑又硬的地瓜面窝头和高粱饼子发呆的时候,大哥总会很凶地训我一句“没饿着你!”现在想来,该是当年的饥饿给他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吧!

二十来岁也是个孩子,大哥一个人在东北,应该很想家的。每个月除了固定有汇款单还会有两三封信寄回家,信的开头总是“父亲大人,见字如面!您和弟弟妹妹都好吧……”,还有一张照片随信带来,只有那一次,可能拍照不方便吧,是一张二寸黑白照片,大哥的模样和父亲很像,头上一个很大的毛茸茸的狗皮帽子,本来就不大的脸显得更瘦小了,那个帽子一定很暖和吧,戴上它肯定不会冻得耳朵疼了。

父亲看完大哥的信,得知他为了全勤奖今年又不回来过年了,全家都很失望,好在已经习惯了大哥的不在,最失望的要数我了,一直心里盼望戴着大哥的狗皮帽子,去和狗剩比比,他老是在我面前显摆他大爷送他的铁路工人

的棉帽子有多暖和。里外都没有毛,靠近嘴巴的地方一层硬硬的鼻涕泛着亮光,怎能与我大哥的狗皮帽子相比呢!

父亲是个利便人,凡事都往前赶,腊月二十七,比较费事的年货大都准备好了。下午我和大姐端着父亲刚刚从猪肉里剔出来的新鲜骨头,到村后面的水沟里,将冰面擦干净,骨头倒在上面,用锤子反复敲打,骨头两端的韧带,骨髓里的骨髓,连同骨质被砸成了白里透红的肉饼,回家调上淀粉、大料和酱油,等着腊月二十九炸东西的时候,做成油炸骨头丸子,即好吃又补钙,现在很少吃到那样的美味啦!

晚饭,全家四口去碾点高粱面,再配上粗草粉,就是鸡鸭猪鹅的过年食料了,各家都在忙年,白天碾房的人也多,晚上清闲。昏暗的油灯下不知抱着碾棍转了多少圈,我都有些困了,父亲开始筛锣已经碾碎的高粱面,安排大姐二姐回家瞧瞧。虽说那时经常夜不闭户,是因为家家没啥可偷,万一备好的年货没了,过年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爹呀,不好啦!有个小偷在拨咱家的大门!”大姐二姐风一般跑回碾房,父亲马上和大姐一人一根碾棍往家赶,嘱咐二姐和我在碾房等着。我的困神早没了踪影,和二姐紧随大姐后面走出碾房,仿佛小偷随时会在身后冒出来似的,感觉还是跟在父亲身边是最安全的。二姐手里拿着空的簸箕,好似防身的盾牌,我抓着一把笤帚,心里想起魏老师讲的故事,八路军武工队长用块红布包着笤帚缴了翻译官的枪,晚上不用红布就是武器呀!碾房到家距离不过二百米,虽说胡同很黑,毕竟太熟悉,也习惯了摸黑走路,几秒钟后,我们悄无声息来到家门口。

那时各家院门连屋门都是木板的,并不很严密,不用太大力气就能将两扇门中间抬出一道缝,用手指将门撬开,几乎每家大门都是这样,其作用也就能挡住乱跑的家畜。父亲弯着腰,轻轻推开虚掩的门往里移动,他没有直奔堂屋,而是沿着东屋贴着墙根儿来到堂屋门台左侧。门台是高约八十、宽约三十公分的一段小墙,堂屋门口左右各一,外侧刚好可以藏人,还可以清楚看到屋门口以及并不很深的屋内情况,里面确实有人影晃动。父亲轻轻爬到门台上,居高临下,慢慢举起碾棍,准备趁小窗一出门口就当头一棒,突然屋里亮了,小窗竟然划根火柴点上了油灯!

“是大哥!”我的声音,其实我是记不清大哥模样的,但他眼前的灯光将狗皮帽子照得格外清晰,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大家赶忙扔掉手里的家伙,刚刚的惊险顿时化作团聚的喜悦。原来大哥林场那里因下雪太大,木材运不出去,临时通知春节全部放假,知道写信太慢,大哥归心似箭,步行三十华里雪路,坐上火车三天两夜到家啦!

(七)

作者单位:济南大华塑料加工厂

有这样一群人

◎王振华

当朝霞渐染

当晨鸟欢噪

有这样一群人

已是在乡村学校的路上

这是一群

追逐梦想的人

当步入校园

当面对花朵

有这样一群人

用阳光去照耀,雨露去滋润

这是一群

可亲可敬的人

当晚霞尽染

当佳香飘香

有这样一群人

正拼车在回校途中

这是一群

无私奉献的人

当喧嚣渐寂

当五道晚安

有这样一群人

正精心备课批改写心得

这是一群

点亮星空的人

当大地沉睡

当家人入梦

有这样一群人

正为检查考评等项琐碎庸常而准备

这是一群

勤奋不息的人

作者单位:王圈小学

夏日赏荷

◎张勇

一阵小雨过后,整个天空都变的那么蔚蓝,那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小麦刚刚收获后的浓浓麦香,伴着那份清晨的凉意,顿时感觉是那么的清新怡人,不由让人回首往事,让人浮想联翩……

恰好今天是端午节,岂不是赏荷的最佳时机!

今年,澄波湖里的荷花似乎要比往年开得要晚一些。去年的今天,已是荷花漫湖争艳、香飘一方的时节。坐在凉亭里远远望去,原来不是佳节未到而是今年的荷花似乎变得少了很多的原因吧!

看,那些白色圣洁的荷花,在透露出那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节。在夏日的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着她那轻盈的身姿,吮允着雨后新鲜湿气,似乎在传达着生命与盛世的浮华。她们荡漾在湖面吐露出那倾人肺腑的清香,同微风一起翩翩起舞,是那么的楚楚动人。还有红色、粉色、黄色的荷花,她们争奇斗艳,美而不娇的那份情感不仅让人尽收眼底感慨万千,情丝悠长……

含苞待放的荷花在清风中显得有些羞涩、稚嫩。在雨后朦胧中却显露出坚韧不拔的高风亮节,在悄悄诠释着生命的完美。

那雨后的荷叶上布满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雨滴,荷叶随风摆动,雨滴随叶而颤,此时似能听到那雨滴嗒嗒的滚动的声和雨时雨落水声中轻盈的铃声。霎时,觉得让人心旷神怡。刚刚露出湖面荷叶卷卷似乎能感到即将生命的绽放。大多数的荷叶漂浮在湖面,但也有随绽放的荷花一齐在高高的摇摆的荷叶,感受那份世间的相依相伴与风雨兼程。

太阳终于冲出重云,阳光洒满整个湖面,在微风中湖水波光粼粼、飞鸟腾空。树林里不时传来阵阵蝉鸣声和北岸传来微弱的萨克斯美妙动听的旋律……

忽然,一阵由远而近的“咕咕”划破晴空。那飞鸟掠过荷池,在空中伴着“咕咕”的叫声又渐渐远去……

作者地址:龙海社区



一部反映青少年成长历程的小说

丁香季

济南出版社

在教室里,她尽量控制着自己,少跟周钰说话,即使说,也尽量简短。再说她这些日子忙着出去作报告,在教室的时候也比较少。

周钰似乎也在有意回避着金春雨,他们之间的交流比以往少了。周钰跟她说话的时候,也不那么调皮那么爱拐弯了。

也许,周钰是因为那天晚上丁香树下的那个举动后悔了吧?金春雨这样想的时候,心里就忍不住有些疼。周钰他不喜欢我,他怕和我更近,他故意这样的。

那只MP3,周钰总是带在身边,有空就拿出来听,金春雨也不知道她听的什么。有时,周钰会把那只MP3搂在怀里,很陶醉地听着。那时,周围的世界几乎与他无关了。

每当看到周钰抱着MP3很陶醉地听着什么的时候,金春雨心里又会想,如果我不喜欢我的话,也许就不会那么喜欢这只MP3了吧,谁知道呢?

每到夜晚,金春雨躺在上铺的床上,闭上眼睛,眼前,就是周钰的影子。暖暖的月光下,柔柔的花香在校园里缓缓地漫步,丁香树下的周钰,挺拔的身姿高大流畅,偶像剧里的男主角,有哪个能帅过他?曾经的周钰和现在的周钰,她不知

道哪个周钰更真实,哪个周钰更喜欢她。

周钰把一只手扶在铁栅栏上,低头望着金春雨,轻声问:“你都知道了?”

听到周钰的问话,金春雨的泪水忍不住又流了出来。她点了点头。“同学们都在骂那个女人,她真无耻!”周钰说着,伸手拉起了金春雨,“地上挺湿的,起来吧。别哭了,啊?”

金春雨和周钰就那么面对面站着。丁香树下的那个夜晚后,他们再没有单独相处过。有无数次,金春雨都忍不住想约了周钰出来,和他单独待一会,哪怕不说话,哪怕只那么面对面地站一会,一小会。可是,她没有。她努力控制着自己,她知道那是学校不允许的,也是不应该的。

金春雨的手被周钰握着,那手又大又温暖。金春雨刚刚止住的泪水又哗地一下子冒了出来。“别哭了,啊?春雨,我不想看到你难过。”周钰的声音有些变了。

春雨的心猛地动了一下,泪水更猛地流着。此时,金春雨觉得自己很无助,很虚弱,无依无靠,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千万不要飘向何方。她任自己的手在周钰手

里握着,她怕他一松手自己就会飘起来。她渴望周钰能抱住她,让她在他宽厚的肩膀上靠一靠。那是一个坚实的肩头,一个温暖的怀抱。哪怕就一下,哪怕就半秒钟。那种强烈的渴望,让金春雨几近晕眩。她觉得自己快要站不住了,真的要飘起来了,飘到遥远的不可知的地方。周钰,救救我!周钰,抱我一下!金春雨在心里用力呼喊。

周钰也感觉到了金春雨的虚弱和无助。似乎,她真的要飘飞起来了,无依无靠。此时,他也想给她一个拥抱,给她一点安慰。

丁香树下的那个夜晚,当时他虽然故作轻松故作无所谓地与金春雨调侃,但实际上,他也很紧张。在那之前,女生的纸条他接了也不只一张两张了,也曾跟别的女生单独见过面。以往,他都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大不了。但面对金春雨的纸条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心里很没底。那天晚上,他的手一直冰凉,一直不停地冒着冷汗。

金春雨写给他的那张普通的纸条,他一直留着,就放在他床头那只锁着的小箱子里。

后来,丁香树下的那个夜晚之后,他也曾给金春雨写过无数的纸条,但写过之后,大多被他

撕掉了,留下的几张,也被他夹在了笔记本里。他知道金春雨的梦想是考北大,他也知道学校对这种事的处理方法,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影响金春雨。

好多时候,把那只MP3抱在怀里,金春雨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在眼前。他知道,自己是喜欢金春雨的,只是这种喜欢,现在是无法对春雨表达的。

那天晚上,他曾忍不住想抱一下金春雨,手臂在春雨的肩头掠过的那一刹那,他感觉到了自己狂猛的心跳。

事后,他曾为自己当时的决然离开而感到庆幸。他觉得那时自己做的还算‘帅’,对得起澄波帅哥这个名字。自幼生长在那片土地上,他对家乡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清楚地记得,那时,每到夏天,他就缠着爷爷跟他到澄波湖里去游泳。他的水性,他的体质,都是在澄波湖里练出来的;冬天,他又总是缠着爷爷带他到澄波湖里去溜冰。爷爷怕他摔着,就让他骑马一样坐在绑了棉垫子的小凳上,用绳子拉着小凳往前滑;春秋两季,气温不冷也不热,爷爷奶奶和他,有时周末了,还有爸爸妈妈,他们一家常到湖边去玩,或钓鱼,或坐船,或爬山。(50)